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〔明〕張溥著
殷孟倫注

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

中華書局

THE GREAT ESCAPE



THE GREAT ESCAPE

I206.2/163

2007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

〔明〕張溥著
殷孟倫注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/(明)張溥著;殷孟倫注..
-北京:中華書局,2007.5
(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)
ISBN 978-7-101-05601-3

I. 漢… II. ①張…②殷… III. 古典文學-作品集
-中國 IV. I212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039341 號

責任編輯: 聶麗娟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

[明]張溥著
殷孟倫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3 印張·2 插頁·230 千字
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數:1-4000 册 定價:28.00 元

ISBN 978-7-101-05601-3

凡例

余爲張天如氏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作注，在乙亥（公元一九三五）春暮，曾爲凡例一紙，刊行時未載入。茲檢出舊稿，錄於簡端，以識往日經營始末。

一、明太倉張天如氏纂漢魏六朝百三家集，集各爲題辭，實爲評論作家之作，茲總錄爲一編，兼加注釋，用資治張氏書及文學史者之參考。

一、斯集刊本，向非一種，即題辭文字，譌脫之處亦未能免。今據清光緒乙卯信述堂翻刻本爲主，復取他本用相校正。

一、題辭行文時有引前人論述處，然多加芟雜，致生疑惑。茲一一覆檢出處，明白揭出，庶便讀者。其原作文辭簡要兼資諷味者，即爲具錄於注文中。

一、題辭原刻因避諱之故，不無缺筆文字，然時移勢易，殊覺無謂，茲則隨文改正，俾免紛繁。

一、題辭文字，今確知爲刊刻之誤，則據他本爲之校訂。若其文字係張氏涉筆偶誤

者，於注文中明辨之，如崔亭伯集誤商鞅爲趙良，王叔師集誤衛宏爲衛恒，即其類例。

一、題辭文字，凡有關涉故實掌錄者，茲從正史及雜著中，刪取其要，入于注中，雖修短匪均，并隨文酌挹。但其文字過于繁博者，則概不錄。

一、百三家作者傳記，原編于每集之後，附入正史紀傳，茲則仿嚴可均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著錄之例，刪取作者行實之要，置于注文之首，以從省約。

一、題辭行文，其人名之稱引，有出百三家外者，茲謹依史傳文辭，節錄大要，入于注中，非以好繁，實資博覽。

一、凡與題辭有關文獻，而又爲學者所必知者，輒據往聞，廬述梗概，藉免學者翻帛之勞。

一、題辭文字須加訓釋始明者，并隨文注釋，其援據一從舊詁，不敢逞臆杜撰，以祛時流之習。

一、諸文注釋，力求詳審，其有博稽載籍，未獲出處，謹從蓋闕，大雅通達，幸垂教之。

原叙

文集之名，始於阮孝緒七錄，後代因之，遂列史志^(一)。馬貴與經籍考詳載集名，人物爵里，著作源流，備具左方，覽者開卷，大意已顯^(二)；然李唐以上，放軼多矣：周惟屈原、宋玉，漢惟枚乘、董仲舒、劉向、揚雄、蔡邕，魏惟曹植、陳琳、王粲、阮籍、嵇康，晉惟張華、陸機、陸雲、劉琨、陶潛，宋惟鮑照、謝惠連，齊惟謝朓、孔珪，梁惟沈約、吳均、江淹、何遜，周惟庾信，陳惟陰鏗^(三)。千餘年間，文士輩出，彬彬極盛，而卷帙所存，不滿三十餘家；藏書五厄，古今同慨^(四)。晉摯仲洽總鈔羣集，分爲流別^(五)，梁昭明特標選目，舉世稱工^(六)，澄汰之餘，遺亡彌衆^(七)。至逸書編於豫章^(八)，古文鈔自會稽^(九)，巨源寶經龕之帙^(一〇)，容齋發故簞之藏^(一一)，趙宋諸賢，戮力稽古，不能追續墜簡，鋪揚詞苑，亦惟委之時運，抱痛河海而已^(一二)。

余少嗜秦、漢文字，苦不能解，既略上口，遍求義類，斷自唐前，目成掌錄，編次爲集，

可得百四十五種^(三)。近見閩刻七十二家，更服其搜揚苦心，有功作者^(四)。兩京風雅，光並日月，一字獲留，壽且億萬^(五)；魏雖改元，承流未遠；晉尚清微；宋矜新巧；南齊雅麗擅長；蕭梁英華邁俗。總言其槩：椎輪大路，不廢雕幾^(六)；月露風雲，無傷骨氣^(七)；江左名流，得與漢朝大手同立天地者，未有不先質後文、吐華含實者也。人但厭陳季之浮薄而毀顏、謝；惡周、隋之駢衍而罪徐、庾^(八)，此數家者，斯文具在，豈肯爲後人受過哉？

余自賈長沙以下迄隋薛河東，隨手次第，先授劄劂，凡百三家，卷帙重大，餘謀踵行。古人詩文，不容加點，隨俗爲之，聊便流涉，無當有亡。評騭之言，懼累前人，何敢復贅，每集叙首本末，微見送疑取難，冀代筵叩爾^(九)。別集之外，諸家著書，非文體者，概不編入^(一〇)。其他斷篇逸句，雖少亦貴，期於畢收^(一一)。但家無乘書，妄譚遠古，滕囊漏挂，寤免訕笑^(一二)？倘世有蓄文德之別部^(一三)，大思光之玉海者^(一四)，則願負擔以從矣^(一五)。婁東張溥題。

(一) 四庫提要集部總叙：「古人不以文章名，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二賦者。洎乎漢代，始有詞人，迹其著作，率由追錄。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，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。至於六朝，始自編次，唐末又刊版印行。」又別集類一：「集始於東漢，荀況諸集，後人追題也。其自製名者，則

始張融玉海集，其區分部帙，則江淹有前集，有後集，梁武帝有詩賦集，有文集，梁元帝有小集，謝朓有集，有逸集，與王筠之一官一集，沈約之正集百卷，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，其體例均始於齊，梁，蓋集之盛自是始也。隋書經籍志序：「普通中，有處士阮孝緒，沈靜寡慾，篤好墳史，博采宋、齊已來，王公之家，凡有書記，參校官簿，更爲七錄：一曰、經典錄，紀六藝；二曰、記傳錄，紀史傳；三曰、子兵錄，紀子書兵書；四曰、文集錄，紀詩賦；五曰、技術錄，紀數術；六曰、佛錄；七曰、道錄。」阮孝緒，字士宗，梁陳留尉氏人。年十三，徧通五經，屏居一室，家人莫見其面，親友因呼爲居士。天監十二年，與吳郡范元琰俱徵，並不到。大同二年卒，時年五十八。門人誄其德行，諡曰文貞處士。所著有七錄、文字集略等書行世。事蹟詳梁書處士傳及南史隱逸傳。七錄，凡十二卷，今佚，僅存序一篇，載廣弘明集卷三。所以名七錄者，以孝緒總集衆家，更爲新錄，其方內經史，至於術伎，合爲五錄，謂之內篇，方外佛、道，各爲一錄，謂之外篇，凡爲錄有七，故名七錄也。詳兩漢以來，文章漸富，初未有以集名書者，自東京以降，訖乎建安、黃初之間，諸文士所爲文筆，雖有文集之實，仍無文集之名。自摯虞爲文章流別，別聚古人之作，標爲別集，則文集之名，實仿於晉代。晉荀勗中經有四部，詩賦、圖讚與汲冢之書歸丁部。宋王儉撰七志，以詩賦爲文翰志，而介於諸子、軍書之間，則集部之漸日開。至梁阮孝緒撰七錄，惟技術、佛、道分三類，而經典、紀傳、子兵、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、史、子、集之權輿，是集部著錄，實昉於蕭梁，故作者述說如此。章學誠

文史通義卷三有文集一篇可參。

(二)

馬端臨，字貴與，江西樂平人。宋咸淳中漕試第一。

博極羣書，以蔭補承事郎。宋亡，隱居不仕。著文獻通考以補杜佑通典之闕，二十餘年而後成書，

後爲慈湖、柯山二書院山長，台州教授，三月，謝病歸，卒於家。所著有文獻通考、大學集傳、多識

錄，事蹟詳新元史儒林傳。文獻通考凡三百四十八卷，因於杜佑之通典而更增廣之，分通典之八

門爲十九門，更增經籍、帝系、封建、象緯、物異五門，共二十四門，所述事蹟制度，上承通典，下至

南宋寧宗，分條排纂，雖不及通典之剪裁鎔鑄，自成一家之言，然於宋朝之制度，所載最爲詳博，可

補宋史各志之所未備。經籍志共七十六卷，以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爲次，其卷五十七至卷七十六，即

爲集部，又以詩賦、別集、詩集、歌詞、章奏、總集、文史等爲次，而作者之著述，則一以時代爲排比

先後。於每一著作既詳載其集名卷數以爲標目，其下人物爵里，著作源流，則分引諸家之說並時

加按語，以爲說明。如陳思王集十卷下云：「晁氏曰：『魏曹植子建也。太祖子，文帝封植爲陳王，

卒年三十一，謚曰思。年十歲餘，誦讀詩、論及辭賦數十萬言，善屬文，援筆立成，自少至終，篇籍

不離手。按魏志：景初中，撰錄植所著賦、頌、詩、銘、雜論，凡百餘篇。隋志：植集三十卷。唐志：

植集二十卷。今集十卷，比隋、唐本有亡逸者，而詩文近二百篇，返溢於本傳所載，不曉其故。」又

引陳氏曰：「今本二十卷，與唐志同，其間亦有采取御覽、書鈔、類聚諸書中所有，意皆後人附益，然

則非當時全書矣。其或引摯虞流別集，此書國初已亡，猶是唐人舊傳也。」又如王粲集八卷下

云：「晁氏曰：「後漢王粲仲宣也。高平人，爲魏侍中。粲博物多識，強記善筭，屬文學，筆便成，無所改定，時人以爲宿製，然正復精意覃思，亦不能加。著詩、賦、論、議，垂六十篇。今集有八十一首。按唐藝文志：粲集十卷，今亡兩卷，其詩文反多於史所紀二十餘篇，與曹植集同。」此可概見貴與著書體例。

(三) 此言別集放軼，以唐以前爲甚，即以文獻通考所載別集考之，所存者無過二十餘家而已。

(四) 彬彬，文質備也。此借以喻人才之盛。史記太史公自序：「文學彬彬稍進。」又儒林傳序：「自此以來，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。」漢書儒林傳序文同，惟斌斌

作彬彬爲異。三十之三，應作二。五厄，謂隋以前焚書之厄有五也。隋書牛弘傳：「開皇初，授秘書監。」弘以典籍遺逸，上表請開獻書之路，曰：「昔周德既衰，舊經紊棄，孔子以大聖之才，開素皇

之業，憲章祖述，制禮刊詩，正五始而修春秋，闡十翼而弘易道。及秦皇馭宇，吞滅諸侯，先王墳

籍，掃地皆盡，此則書之一厄也。漢興，建藏書之策，置校書之官。至孝成之代，遺謁者陳農求遺

書於天下。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，漢之典文，於斯爲盛。及王莽之末，並從焚燼，此則書之二厄

也。光武嗣興，尤重經誥，未及下車，先求文雅。肅宗親臨講肄，和帝數幸書林，其蘭臺、石室、鴻

都、東觀，祕牒填委，更倍於前。及孝獻移都，吏人擾亂，圖書縑帛，皆取爲帷囊，所收而西，纔七十

餘乘。屬西京大亂，一時燔蕩，此則書之三厄也。魏文代漢，更集典籍，皆藏在祕書、內、外三閣。

遺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，論者美其朱紫有別。晉氏承之，文籍尤廣。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，更

著新簿。屬劉、石憑陵，從而失墜，此則書之四厄也。永嘉之後，寇竊競興，其建國立家，雖傳名號，憲章禮樂，寂滅無聞。劉裕平姚，收其圖籍，五經子史，纔四千卷，皆赤軸青紙，文字古拙，皆歸江左。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，撰爲七志；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，總其書數，三萬餘卷。及侯氏渡江，破滅梁室，祕省經籍，雖從兵火，其文德殿內書史，宛然猶存。蕭繹據有江陵，遣將破平侯景，收文德之書，及公私典籍，重本七萬餘卷，悉送荊州。及周師入郢，繹悉焚之於外城，所收十纔一二，此則書之五厄也。按明以前，古籍散亡，除牛弘所紀之五厄外，封演聞見記卷二、洪邁容齋隨筆第十五、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二書籍之厄條、胡元瑞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亦復有記載，蓋自六朝之後，復有五厄；大業一也，天寶二也，廣明三也，靖康四也，紹定五也，通前爲十厄矣。此張氏所未言者，故略述於此。

(五) 見本書一五〇頁注(一)，一五二頁注(二)。

(六) 見本書二六

七頁注(一)，二六八頁注(七)。

(七)

澄汰，擇取之意。澄，謂去濁；汰，謂去沙土。蘇頌爲宋尚

書謝加三品表：「頃司衡鏡，未能澄汰流品。」

(八)

此指洪芻事，芻即黃山谷之甥駒父也。紹

聖進士，放蕩江湖，不求聞達。靖康中，爲諫議大夫，坐事貶海上。與兄朋、弟炎、羽俱誇負才名，號爲四洪。芻詩尤工，有香譜、老圃集，事蹟詳元祐黨人傳、宋人軼事彙編六百三。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七十五楚漢逸書八十二篇下云：「豫章 洪芻編。宋玉、司馬相如、司馬遷、董仲舒、賈誼、枚乘、路喬如、公孫詭、鄒陽、公孫乘、羊勝、中山王勝、淮南王安、班婕妤、王褒、劉向、劉歆、揚雄、班固凡

十七家，叙其可考而讀者，共八十二篇。」（九）此指石公輔事，公輔，宋史作公弼，徽宗以與楊公輔同名，改爲公弼云。事蹟詳宋史卷三百四十八。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七十五古文苑十六卷下云：「陳氏云：『會稽石公輔編。與前書（按指古文苑）相出人而稍多，亦有史傳中鈔出者，首卷爲武王丹書，其末蔡琰胡笳十八拍也。館閣書目又有漢魏文章二卷，集宋玉以下文八十八首，未見。』」（一〇）此指孫洙事，洙事蹟詳宋史卷三百二十一。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七十五古文苑九卷下云：「陳氏曰：『不知何人集，皆漢以來遺文史傳及文選所無者，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，唐人所藏。韓無咎類次爲九卷，刻之婺州。中興書目有孔道文苑，非此書。孔道，晉人。本書百卷，惟存十九卷耳。』」按韓無咎有序文，載古文苑卷首。（一一）此指洪邁事，邁事蹟詳宋史卷三百七十三。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七十五晉代名臣文集下云：「容齋洪氏隨筆曰：『故篋中得舊書一帙，題爲晉代名臣文集，凡十四家，所載多不能全，真泰山一毫芒耳。有張敏者，太原人。仕歷平南參軍，太子舍人，濟北長史，其一篇曰，頭責子羽文，極爲尖新，古來文士皆爲此作，恐藝文類聚、文苑英華或有之，惜其泯沒不傳，謾采以遺博雅君子。（原注：文見五筆第四卷）其文九百餘言，頗有東方朔客難、劉孝標絕交論之體，集仙傳所載神女成公智瓊傳，見於太平廣記，蓋敏之作也。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，而字曰潤甫，蓋見於此。』」（一二）漢書禮樂志：「殷紂作淫聲，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，或適諸侯，或入河海。」師古注曰：「論語云：『太師擊適齊，亞飯干適楚，

三飯繚適蔡，四飯缺適秦，鼓方叔入於河，播鞞武人於漢，少師陽、擊磬襄人於海。」此志所云及古
今人表所叙者皆是也。」又董仲舒傳亦有「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，入于河海」之語，師古注：「謂若鼓
方叔、播鞞武、少師陽之屬也。」 (二三) 目成掌錄，謂著述之勤也。目成，謂瀏覽，掌錄，謂鈔

寫。洞冥記：「董謁家貧，拾樹葉以代書，編荆爲牀，好異書，見輒題掌，人謂謁掌錄而舌學。」按明
史文苑張溥傳：「溥幼嗜學，所讀書必手鈔，鈔已，朗誦一過，即焚之，又鈔，如是者六七，始已。右
手握管處，指掌成繭，冬日手皸，日沃湯數次，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錄，以此也。」是溥著述之勤，允爲
實事。至所編次秦、漢以來文集凡百四十五種，今此集才百三家，餘所未詳也。 (二四) 此謂

張燮所編七十二家集也。燮，字紹和，號霏雲主人，龍溪人，明萬曆舉人。博學多通，名其書室曰
萬石山房，著有東西洋考。七十二家集，其編刻大旨，詳凡例中。搜揚，意謂表彰。後漢書竇融

傳：「搜揚仄陋。」其書共三百四十六卷，附錄七十二卷，存四百零四卷。諸家詳目，計有(一)宋

玉：宋大夫集三卷，(二)賈誼：賈長沙集三卷，(三)司馬相如：司馬文園集二卷，(四)董仲舒：董膠

西集二卷，(五)東方朔：東方大中集二卷，(六)王褒：王諫議集二卷，(七)揚雄：揚侍郎集五卷，

(八)馮衍：馮曲陽集二卷，(九)班固：班蘭臺集四卷，(十)張衡：張河間集六卷，(十一)蔡邕：蔡中

郎集十二卷，(十二)孔融：孔少府集二卷，(十三)諸葛亮：諸葛丞相集二卷，(十四)曹操：魏武帝

集五卷，(十五)曹丕：魏文帝集十卷，(十六)曹植：陳思王集十卷，(十七)王粲：王侍中集三卷，

(十八)陳琳：陳記室集二卷，(十九)阮籍：阮步兵集四卷，(二十)嵇康：嵇中散集六卷，(二一)傅玄：傅鶡觚集六卷，(二二)孫楚：孫馮翊集二卷，(二三)夏侯湛：夏侯常侍集二卷，(二四)潘岳：潘黃門集二卷，(二五)傅咸：傅中丞集四卷，(二六)潘尼：潘太常集二卷，(二七)陸機：陸平原集八卷，(二八)陸雲：陸清河集四卷，(二九)郭璞：郭弘農集二卷，(三十)孫綽：孫廷尉集二卷，(三一)陶淵明：陶彭澤集五卷，(三二)謝靈運：謝康樂集八卷，(三三)顏延之：顏光祿集五卷，(三四)鮑照：鮑參軍集六卷，(三五)謝惠連：謝法曹集二卷，(三六)謝莊：謝光祿集三卷，(三七)謝朓：謝宣城集六卷，(三八)王融：王寧朔集四卷，(三九)蕭衍：梁武帝集十二卷，(四十)蕭統：梁昭明集五卷，(四一)蕭綱：梁簡文集十六卷，(四二)蕭繹：梁元帝集十卷，(四三)江淹：江醴陵集十四卷，(四四)沈約：沈隱侯集十六卷，(四五)陶弘景：陶隱居集四卷，(四六)丘遲：丘中郎集六卷，(四七)王僧孺：王中丞集三卷，(四八)陸倕：陸太常集二卷，(四九)劉峻：劉戶曹集二卷，(五十)王筠：王詹事集二卷，(五一)劉孝綽：劉祕書集二卷，(五二)劉潛：劉豫章集二卷，(五三)劉孝威：劉中庶集二卷，(五四)庾肩吾：庾度支集三卷，(五五)何遜：何記室集三卷，(五六)吳均：吳朝請集四卷，(五七)陳叔寶：陳後主集三卷，(五八)徐陵：徐僕射集十卷，(五九)沈炯：沈侍中集三卷，(六十)江總：江令君集五卷，(六一)張正見：張散騎集二卷，(六二)高允：高令公集二卷，(六三)溫子昇：溫侍讀集二卷，(六四)邢昺：邢特進集二卷，(六五)魏收：魏特進集三卷，(六六)庾信：庾

開府集十六卷，(六七)王褒：王司空集三卷，(六八)楊廣：隋煬帝集八卷，(六九)盧思道：盧武陽集三卷，(七十)李德林：李懷州集二卷，(七一)牛弘：牛奇章集三卷，(七二)薛道衡：薛司隸集二卷。(二五)億萬，言其久長而無極也。宋史樂志：「億萬斯年。」(二六)此言文章之變由

質樸而進於文飾也。文選序：「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，大輅寧有椎輪之質。」按椎輪，謂椎擊之以爲輪耳。蓋伐木爲輪，以軸貫之，無輻轂之湊，無牙輳之抱，其製甚簡，故曰椎輪。輅，本作路，大路，指玉路，玉路，以玉飾諸末者也。古之王者有五路，以玉路爲貴。禮記哀公問：「少儀並有一車不雕幾」之語，鄭玄注：「雕，畫也。幾，附纏爲沂鄂也。」又郊特牲：「丹漆雕幾之美。」鄭玄注：「幾，謂漆飾沂鄂也。」孔穎達疏：「雕，謂雕刻；幾，謂沂鄂。」按沂鄂爲漢人熟語，沂，凹處，鄂，凸處，即謂器物凹凸之紋也。(二七)此言刻畫景物之文亦所不廢也。李諤上隋高帝華文華書有云：「降及後代，風教漸落。魏之三祖，更尙文詞，忽君人之大道，好雕蟲之小藝。下之從上，有同影響，競馳文華，遂成風俗。江左齊、梁，其弊彌甚，貴賤賢愚，唯務吟詠。遂復遺理存異，尋虛逐微，競一韵之奇，爭一字之巧。連篇累牘，不出月露之形，積案盈箱，唯是風雲之狀。世俗以此相高，朝廷據茲擢士。」骨氣，謂文章之風格也。詩品：「魏陳思王，其原出於國風，骨氣奇高，詞采華茂，情兼雅怨，體被文質；繁溢今古，卓爾不羣。」(二八)毀顏、謝語，待考。顏之推家訓文章篇謂：「顏延年負氣摧黜，謝靈運空疎亂紀。」此論其爲人也。王通中說所云：「子謂文士之行可見；謝靈運小

人哉！其文傲，君子則謹。」又「子謂顏延之、王儉、任昉有君子之心焉，其文約以則。」是於顏、謝又有優劣之論，而非一概毀之也。明王世貞於王通之言，不以為然，乃云：「余謂仲淹，非能知詩者，殆以成敗論耳。」見所著讀書後卷三書謝靈運集後。罪徐、庾語，見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及隋書文學傳序，而有不盡然者，以四庫提要語為較恰切，其語云：「信為梁元帝守朱雀航，望敵先奔，厥後歷仕諸朝，如更傳舍，其立身本不足重。其駢偶之文，則集六朝之大成，而導四傑之先路，自古迄今，屹然為四六宗匠。初在南朝，與徐陵齊名，故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稱：「徐陵、庾信，其意淺而繁，其文匿而采，詞尚輕險，情多哀思。」王通中說亦曰：「徐陵、庾信，古之夸人也，其文誕。」令狐德棻作周書，至詆其誇目侈於紅紫，蕩心逾於鄭、衛，斥為詞賦之罪人。然此自指臺城應教之日，二人以宮體相高耳。至信北遷以後，閱歷既久，學問彌深，所作皆華實相扶，情文兼至，抽黃對白之中，灑氣舒卷，變化自如，則非陵之所能及矣。張說詩曰：「蘭成追宋玉，舊宅偶詞人。筆涌江山氣，文驕雲雨神。」其推挹甚至。杜甫詩曰：「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雲健筆意縱橫。後來嗤點流傳賦，不覺前賢畏後生。」則諸家之論，甫固不以為然矣。」（二九）按張燮七十二家集於每集後並有集評，凡例所謂「高壇之月且屢更，隻字之雌黃未泯」者是也。天如此集，則概從刪削，而其編纂意旨，則於題辭中見之，故此云然。送疑，猶今言提問題。取難，猶今言討論。世說新語文學篇：「支道林、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，支為法師，許為都講，支通一義，四坐莫不厭心，許送一難，衆